

ISBN 7 - 205 - 01315 - 1 / I · 103

定价：2.70元

中国古代监察官吏的故事

主 编 孙国明

副主编 李淑艳

谭红军

徐运涛

张代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沈阳

(88)	用.....
(101)
(801)	目 录
(211)
(811)

目 录

张释之让法不让皇帝.....	(1)
为巩固国家政权而死的晁错.....	(7)
削贵抑豪、清除隐患的御史大夫.....	(15)
秉公执法的张汤.....	(21)
张纲都亭埋车.....	(28)
不畏权贵的小人物张俭.....	(34)
抗直敢言的陈咸.....	(38)
何武的故事.....	(44)
克尽职守清毅刚正的宋弘.....	(50)
禀性刚直的柳彧.....	(55)
直言敢谏的千古典范.....	(62)
法大于令.....	(69)
徐有功执法不惜死.....	(74)
宋璟不阿权贵.....	(81)
不可威惧的忠臣狄仁杰.....	(88)

严郢的胆识	(96)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101)
吹尽狂沙始到金	(106)
中兴名臣裴度	(112)
机敏耿直的李德裕	(118)
“刚肠御史”杜牧	(123)
“铁面御史”恤囚考吏	(129)
包拯智断牛舌案	(136)
孙觉劝施释囚	(144)
直言公正的马默	(151)
“四铁御史”冯恩	(158)
垂范青史的廉正官吏	(164)
海瑞的故事	(172)
两袖清风的于谦	(185)
仗义直言的黄尊素	(192)
忠贞耿直的刘宗周	(197)
“真御史”	(205)
严正爱民的陆陇其	(213)
后记	(219)

张释之让法不让皇帝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

……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兴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史记》卷一〇二

张释之是西汉的名臣，做过谒者，是六百石的官。后来做过公车令，是皇帝的随从和警卫。以后又拜过中郎将。由于中郎将能经常和皇帝接近，所以在当时能起到相当大的政治作用。后来汉文帝任命他做了廷尉，成了最高的司法官。张释之犯颜直谏，坚直廉正，无所阿避，铁面无私地维护和执行封建法律，被“天下称之”。他勇于摧折权贵，扶助贫弱，冒着种种风险纠正诬枉和平反冤狱，避免了许多冤案，当时曾有“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之说。

张释之任公车令时，有一次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进宫朝

拜，没有在司马门下车。按当时的法规，除了皇帝、皇后、皇太后经过司马门时可以乘车直入之外，其他的人都要下车，否则的话，罚金四两，情节严重的要处以刑罚。当然，这个规定有的时候执行得不那么严格，有些皇亲国戚出入时就不下车，大摇大摆地出入，卫士和门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招惹是非。这次太子和梁王违反了规定，恰巧被张释之看见了。张释之就不许他们入殿，并以违反法律向文帝奏报。太子和梁王大发雷霆，斥责释之目无皇族。张释之坚持不让他们过去，僵持不下。汉文帝知道后，想宽宥他们，释之以国家法律为准绳，使文帝说情的话无法开口，只好另想办法。汉文帝到母亲薄太后面前谢罪说：“儿子教子无方，致使太子和梁王触犯了律条，如何处罚请太后裁夺。”于是，太后派使者拿着诏书赦免太子和梁王之罪，这时，铁面威严的张释之才允许太子和梁王进宫。通过这件事，汉文帝十分赏识张释之的执法无私，便提升他做了中郎将，以后又提拔他为掌管全国司法的廷尉。

汉文帝是汉朝比较开明的皇帝，他登基后，大力减轻民众赋税，劝民耕桑，使贫弱的国家逐渐兴旺起来。同时，针对自秦代以来苛刑暴政，他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大力加强教化，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使肢体不全的人减少了；废除了“黥刑”，使脸上刺字的罪犯也大为减少；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但是，汉文帝信神仙鬼怪更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在祭祀天地、修建庙宇，赏赐方士方面花钱如流似水。有个大胆的方士叫新垣平，使汉文帝陷得更深，他说皇上吉祥如意，于是就在某方出现了“五彩神气”，汉文帝信以为真，赶紧修五帝庙祭祀。

新垣平又说汾河有金宝气，想必是周朝的宝鼎又要出现了，请汉文帝在汾阳建立庙宇，祭祀河神。汉文帝马上吩咐地方官动工建造庙宇。汉文帝看新垣平请天地保佑自己，就拜他为上大夫。

新垣平为了进一步取得汉文帝的宠信，串通别人，伪装仙人献玉杯，玉杯上刻着“人主延寿”，汉文帝一见满心欢喜，对新垣平言听计从。就在新垣平自以为得计时，丞相张苍和张释之派人暗中监视着他，了解了他在捣的鬼，查出了他一连串的欺骗行为，于是他们就派人告发了新垣平。汉文帝在事实面前感到震惊，不得不低下头来，悔悟自己的糊涂，他立即革去了新垣平的职位，把他交给了张释之。张释之痛恨方士的欺骗行为，他认为新垣平不是平常触犯了法令，而是大逆不道，欺骗了皇帝，骚扰了百姓。张释之把新垣平重重治了罪。使当时的方士之流再也不敢为了富贵欺骗皇帝、为祸百姓了。

张释之不仅能纠举犯案的官吏，而且敢于直言，纠正帝王的错误，庇护无辜的臣民。有一次释之随侍文帝出行，到虎圈去。文帝向主管上林苑的上林尉询问各种禽兽簿录的数目，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们面面相觑，都回答不出来。这时虎圈啬夫（管理人员）代替上林尉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得很详细，借此显示他答问题有如声响相应，好象问不倒似的。文帝说：“难道作为一个官吏不该象他这样吗？这些上林尉都不可靠！”就下令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停了半晌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文帝说：“是个令人敬佩的人。”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文帝又回答说：“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释

之说：“绛侯、东阳侯令人敬佩，但他们在论事时尚且不善表达，哪里象这个啬夫多言而善辩呢？况且因为秦代重用执法的官吏，所以官吏们争相以细刻苛求为高，但是它的弊病乃在于空具文书，而没有恻隐的实质。因此秦君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国势日衰，到了二世，国家便覆亡了。现在陛下由于这个啬夫的口舌便越级提拔他，只怕天下的人都随风披靡，争逞口舌之能而不务实际。况且，在下位的人受到上位者的感化，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还来得快，所以一切的举动措施都不能不审慎啊！”文帝说：“对的。”于是不任命啬夫为上林令了。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到霸陵。霸陵是长安附近的一处名胜，山上的乐游原等处颇负盛名。文帝站在北边远眺，已到了霸陵之涯，脚下霸水湍急，清风掠过，给人一种空旷、清寂的感觉。当时慎夫人也随行，慎夫人是邯郸人，文帝指着新丰道给慎夫人看，说：“这是通往邯郸的路。”便叫慎夫人鼓瑟，文帝亲自随着瑟声而歌，歌声瑟声在空旷的原野上传得很远很远，是那样凄清悲哀。一曲终了，文帝对同游的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为椁，再切开缜絮塞住缝隙，用漆涂粘在岩石的缝隙，哪能动它分毫呢！”群臣顺着文帝的心思说：“好！”这时，只见张释之走上前说：“人死之后，如果要薄葬，坟墓中没有什么可贪图的，既然没有石椁，也不会有人挖掘，那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如果厚葬，坟墓中有贵重的物品，即使把整座大山都铸塞起来，还是要被人挖掘，再坚固也没用处啊！”文帝听了这话，沉思了好一会儿，抬起头赞叹地说：“你说得对啊！”

一天，汉文帝御驾出行，长长的皇帝车队，隆隆地驶过长

安城北的中渭桥。这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跑到皇帝的御辇附近，把皇帝的御马吓得跳了起来。汉文帝勃然大怒，立即命令把这人抓起来交给廷尉严加治罪。张释之审问后了解到，原来这是一个农村百姓进城，看见皇帝的车队过来了，慌忙之中躲到桥下回避。躲了一段时间，以为皇帝的车队过去了，就从桥下走了出来，没想到皇帝的御辇正好走到了桥上，于是吓得赶快跑开，没想到不辨东西，反而跑到了皇帝的车前，就这样惊了御马。张释之查明了案情，认为这是偶然的过失，不能判重罪，就罚了这人四两黄金，把他放了。汉文帝知道后大怒，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马，幸亏这匹马性情柔和，若是其它的马，岂不把我摔伤了吗？犯了这样的大罪，怎能判四两罚金就完事了呢？”张释之回答说：

“法律虽说是天子制定的，但是，一旦予以颁行的话，那就是天下共同应当遵守的。这件事，依照法律就应该这样处理，如果按照陛下您的意思重判，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如果陛下当场处死他，我没有办法；既然交给我，我身为廷尉，就必须依法定案，使全国上下有章可循，使百姓不至于不知怎么办才好，请陛下明察。”文帝思索很久，脸上的怒容消失了。过了一会儿才说：“还是廷尉做得对！”

后来，有个大胆的盗窃犯竟然偷盗了汉高祖宗庙里的玉环，汉文帝知道后大为震怒，又交廷尉处置此事，责令张释之严惩此人。张释之按照法律规定判处了偷盗玉环者在大街上斩首示众。张释之把这个判决上奏汉文帝，没想到汉文帝竟勃然大怒，把奏章一摔，大声斥责张释之说：“这个盗贼竟敢盗窃先帝庙中的器物，简直是无法无天！我所以交给廷尉审判是让你杀掉他的满门人口；而你还要象平时一样依法

办事，难道不明白我维护先帝宗庙尊严的旨意吗？”面对着大怒的文帝，张释之并没有害怕，他免冠叩头谢罪，然后站起身来，严正地解释道：“依照法律将对盗贼判处斩首示众已经足够重的了，判罪，应该依照罪行的轻重。现在对盗窃宗庙的器物的人就要判灭族之刑，如果万一有个胆大包天的人要掘取皇陵一杯土，又该怎样处置呢？”掘取皇陵一杯土，是掘墓的意思，当时为了避讳，不能直说。看着直言刚正的张释之，汉文帝也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又回到后宫，与太后商量这样做是否妥当，最后，文帝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从此，张释之更加名声赫赫，天下百姓和正直的官吏都称赞张释之犯颜直谏，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态度。有个叫王生的老人，擅长谈论黄老学说，是天下名士。曾经被召到朝廷里面，当时三公九卿等达官贵人都在宫廷中站立，等候皇帝召见，王生对张释之说：“我的鞋松了，为我系好鞋子。”张释之跪着把鞋给他系好。过后，有的人对王生说：“你怎么在朝廷重地当众羞辱张廷尉，让他跪着为你系鞋？”王生说：“我老了并且地位很卑下，自己估计最终不能对张廷尉有什么益处。张廷尉是当今天下名臣，因此我姑且羞辱他，希望借此让天下人敬重他。”人们听说了这件事，更加敬佩张释之，同时，认为王生不愧是当今名士，有情有义。

张释之作为朝廷的重臣，敢于据法抗旨，不惜得罪皇子皇孙，甚至触怒皇帝，维护法律的尊严，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他立身行事，曾经是当时以至后代封建官吏的典范。张释之的刚直不阿对于我们当代的监察执法人员来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为巩固国家政权而死的晁错

晁错，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轹张恢生所，与洛阳宋孟及刘带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固。

……诏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

……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辨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喧哗。

……“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制曰：“可。”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给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汉书》卷四十九

公元 154 年，本来安静、繁荣的西汉王朝上空突然笼罩上了战争阴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七个王国突然联合作乱。他们纠集了十几万人马，勾引着北面的匈奴贵族，鼓动着其他汉朝分封的诸侯王，鼓角连营、旌旗蔽日，打着诛除御史大夫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渡过淮水，杀气腾腾地向首都长安攻打过来。

御史大夫晁错是颍川人，即今天河南省南部人。他喜欢

文学和法学，汉文帝看到他很有才干，就任用他为太子舍人，叫他去帮助太子刘启。

汉朝建立后，承袭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楚汉战争期间，汉高祖刘邦分封了一些异姓王，作为权宜之计。后来，这些异姓王野心勃勃，割据称雄，甚至想另立中央、推翻汉王朝。于是，刘邦采取坚决措施，消灭了他们。但是，刘邦又陆续分封了一些同姓王。这些同姓王都是刘邦的子弟。他们起初倒还规矩，刘邦一死，他们就搞起了割据，闹开了分裂。他们私自任用官吏、铸造钱币、征收租税，根本不服从中央政权。汉王朝的力量越来越小，这些王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使建国时间不长的西汉王朝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当时齐国70余城、楚国40余城、吴国50余城，梁王刘武统辖40余城，皆是丰腴沃土，收入甚丰，历年朝廷赏赐，不可胜计，库府金银积至亿万，珠玉宝器比首都还要多。这些王国加到一起已经是“大丰有天下”了。

汉景帝即位后，知道晁错很有才干，就把他提升为御史大夫，负责国家的监察、法令等方面的工作。

晁错眼看分封的那些王的势力越来越大，国家所受的威胁也越来越大，就劝景帝削去这些诸侯王的封地。一方面充实国家的经济、财政，另一方面也可使国家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他拿吴王刘濞做例子，对汉景帝说：“吴王不来上朝，按律就该治罪。先帝（即汉文帝）赐他几杖，本来是希望他改过自新，他反倒越来越傲慢了。不但私自开铜山铸钱、烧海水煮盐，而且还招收了一些亡命徒，暗地里准备造反，要是不及早削去他一部分土地，将来就没法对付他了。”

汉景帝是一位开明但又有些软弱的君主，他也早有削除诸侯王势力的愿望。可是，因为他忌惮这些王的势力，不敢动手。他对晁错说：“削去他们的土地，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是，要是他们造起反来，那可怎么办呢？”晁错坚定地回答道：“这些王国，蓄谋作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削掉他们的封地他们要造反，不削他们也要造反。现在削地即使他们会造反，但是造成的祸患就会比他们先动起手来要小得多；不削除他们的势力，等他们谋定而后动，那祸患可就难以想象了。”

汉景帝召集了一些心腹大臣，讨论晁错的建议。这些心腹大臣一来觉得晁错的建议是合理的，二来也争辩不过晁错，所以，都不作声了。只有詹事窦婴仗着他是景帝母亲窦后的娘家侄，仗着其姑母的势力，和晁错争论起来，力陈不可削藩。一边是亲信大臣，一边是自己的亲属，各执其是，景帝两边看着，竟然搞不清楚谁是谁非，这件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后来，窦婴因为得罪了窦太后和窦太后的儿子梁王刘武，窦太后大怒之下，不许他再进皇宫。窦婴也来了脾气，上书辞职，说自己有病要回到家里去休养。景帝知道他们姑侄间的矛盾，就准了他的请求，窦婴就这样离开了朝廷。

晁错见窦婴一走，削藩的阻力已经没有了，就趁这个机会劝汉景帝迅速削去诸侯王的封地，不要迟疑。

景帝对晁错的建议还没有最后同意实施的时候，正逢楚王刘戊入朝。刘戊本是汉高祖刘邦兄弟刘交的孙子，是一个荒淫无度的王。每天专门往女人身上打算盘，强夺民女，终日淫乐。晁错趁他入朝这个机会对景帝说：“楚王刘戊荒淫

无度，上次太皇太后下葬的时候，讣告到来，他非但不感到悲伤，按制度守丧，反而仍旧和宫女们胡闹，依翠偎红，花天酒地。这样没有廉耻的人依照法律应当处死，非处罚不可。”请景帝明正典刑，依法处治。景帝虽然没有杀刘戊的头，但是削去了他的封地——楚国的东海郡以示处罚。

削去了楚国的东海郡后，晁错又查出了赵王刘遂的一些不法之事，景帝下令削去了赵王的常山郡。接着，晁错又查出了景帝的亲叔伯兄弟、胶西王刘卬在封国中接受贿赂、私自卖官鬻爵的丑行，加以弹劾，汉景帝就削去了胶西王的六个县城。这三个诸侯王的封地被削，使他们怒气冲天，简直把晁错和景帝恨到骨头里去了，但他们造反的准备还没有成熟，所以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暗地里咬牙切齿地谋划着造反。

削地的成功使晁错感到非常高兴，也坚定了汉景帝的决心。在晁错的建议下，景帝准备削去最大也是最危险的诸侯王吴王刘濞的封地。一天，晁错正在家中计划着削地的事宜，突然，家人来报，说老大人来了。还没等晁错站起身来，他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已经怒气冲冲地站到了他的面前。晁错慌忙站起身来，扶着老人家坐下，沏上茶，问道：“父亲，您来有什么事情吗？”只见老人皱着眉头，脸色阴沉着喝道：“你难道想找死吗？”晁错连忙陪着笑脸，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晁错的父亲厉声问道：“我在颍川家中闲呆着，没有什么事，倒是十分安闲自在。最近听说你自从当上御史大夫之后，建议行事，专门劝说皇帝去削除各诸侯的封地，使人家皇族的亲生骨肉疏远。外边的人议论纷纷，你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你到底是想干什么？我今天

老远地从颍川来，就是想当面向你问个明白。”晁错向老父亲解释道：“外面的议论我也早已听说了，说好道坏的都有，有人对削除藩镇的土地埋怨咒骂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晁错站起身来，提高了声音：“可是，父亲，如果今天不这样做，国家就会日渐衰败，诸侯王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天子就会失去他应有的尊严，汉朝的江山就会被颠覆，就会出现战国时候那样的国家衰败，人民流离失所的景象。我身为御史大夫，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是我应尽的职责啊！”晁错的父亲听到这里，“呼”地站起身来，仰天长叹，对晁错说：“你这样做，得罪了这么多有权有势的人，刘氏的天下是稳定了，可是我们晁家也就危险了。一旦君王变脸或是这些人得势，我们晁家的人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我已是垂暮之人了，实在不敢看见祸患加在身上，我还是回去吧！”晁错虽再三挽留，父亲竟置之不理，自顾出门，登车而去。车轮辘辘，直到去得远了，竟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眼。

十几天之后，一天，颍川家中突然来人，说老人回家之后，为避免亲眼看到家族惨遭屠戮，竟喝毒药自杀了。这消息象晴天霹雳，震击得晁错几乎晕了过去。好久，才清醒过来。他也知道，自己建议削藩是冒着极大风险的，可是，和国家所面临的危险相比，自己家的这些风险无论如何还是件小事。现在，削藩的事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晁错忍着巨大的痛苦，重新制定起削藩的计划来。

就在晁错同汉景帝商量削去吴王刘濞封地的时候，吴王刘濞已经派人到各国联络，准备造反了。早在汉文帝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受朝廷的管束了，他自己从来没来朝见过汉文帝，只是一心一意准备造反。朝廷上的大臣们多次要求

汉文帝发兵去征讨，汉文帝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下了一道诏书，好言好语地安慰刘濞，还赐他几杖，说他年老，不必入朝。刘濞找不到造反的借口，不能鼓动别人跟他走，只好把造反的打算暂时搁下。这回，别说汉景帝要削去他的封地，就是不削，他也要造反了。

公元154年，吴王刘濞听说汉景帝削地削到了他的头上，起兵造反有了借口，于是就决定造反了。他打发使者拿惩办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去约会楚王、赵王和胶西王共同出兵。本来这三个王正怒气冲天，心怀反意，只是因为没有人出来领头，才不敢乱动。现在有了刘濞给他们做主，胆子就大了，所以，一拍即合，共同作乱。除了这三个王之外，菑川、胶东、济南三个诸侯王也被刘濞说反，参与了叛乱，光吴王刘濞就发动了20多万兵马，浩浩荡荡地渡过了淮水，杀奔长安。同时，刘濞又派使者去约会匈奴做他的后援，汉王朝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形势。

汉景帝连忙召开御前会议，晁错出班献策，他请汉景帝亲自监督将士把守住荥阳，堵住吴楚大兵，由自己来镇守关中，调动兵马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对付七国军队。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对策。但是，这时的汉景帝已经对七国联军产生了惧意。对削地的做法也后悔起来，又不愿意御驾亲征，于是，他派将军周亚夫去守荥阳，出讨吴楚，又重新召回当初赌气回家的窦婴，拜为大将，命他带兵去对付胶西等国。

窦婴正要带兵出征，突然有一个叫袁盎的人深夜求见。这个袁盎原来是吴国的相国，因为晁错建议削吴，他才被迫辞去吴相，回朝复命。晁错又查出他私受吴王财物，按规定

应该受到惩处。景帝就将他免了官，废为庶人。因此，他对晁错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这次，他听说窦婴重新出山，又知道窦婴和晁错素来不合，心中暗喜，因此夜见窦婴，想借助窦婴的势力除掉晁错。他对窦说：“七国叛乱是受了吴国的挑唆，而吴的叛乱却是由于晁错削地的做法逼的，当今，只有……”袁盎附耳低语，平时就痛恨晁错的窦婴听后大喜，两个人马上去见景帝。

袁盎见到景帝，摒去景帝身边的人，对景帝说：“吴楚七国连兵，无非是因为晁错擅削诸侯，欲危刘氏天下，他们的志向将是杀掉晁错，要回被削去的土地，如果陛下您能将晁错处斩，赦免吴楚各国，归还他们被削的土地，那么，七国就一定会罢兵谢罪，高兴地回到他们的领地去，也就不需要调兵遣将，耗费兵力军饷了。”这时已经吓破了胆的汉景帝思忖了半天，为了自身安全，竟然不去考虑一下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袁盎的动机，对袁盎说：“如果杀掉晁错七国真的可以罢兵的话，我又何必舍不得他一个人呢！”竟然拜袁盎为太常，让他秘密到吴国去，以杀晁错为条件，和吴等七国议和。

半个月过去了，晁错还在殚思极虑地思索如何给前线的大军供应军粮以粉碎七国的叛乱。殊不知，这期间，景帝已经秘密指使丞相陶青、廷尉张敖等弹劾晁错，说他建议荒谬，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大逆不道，应该腰斩，家属也一同处死。汉景帝已经在这道奏折上签批，并亲自召来负责警卫的中尉，布置好了如何杀晁错。

这一天，云浓天低，晁错正在御史府中忙碌，突然，领了皇上密旨的中尉闯了进来，说皇上有旨诏晁错进见。晁错